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

脩省四

災異陳言八事疏

王守仁

皇上以邇者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冦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大臣及左右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内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内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性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遠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

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天心仁愛適有邊隙之患實憂懼警惕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乘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采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

曰省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敝　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預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且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一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

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令
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
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
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
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
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
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
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
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
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
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運度而往蒞之者不

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　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

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多事則彼人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知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

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

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論功則爭先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

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閒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奚必自京而出哉　何謂屯田以給食臣　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足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戍卒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還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

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餫矣此誠以逸待勞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 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録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厮緣皆以權力而强委

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戍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而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愛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敢斬之以殉乎是將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　何謂數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

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　國恩喻以虜仇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仇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　何謂省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謂之省小全大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斂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

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蓄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歆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　何謂嚴守以乘敝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歎

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動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蓄威養鋭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羊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强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鋭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焉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

勞我堅則虜曰以虛我銳則虜曰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弊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

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災異脩省應制陳言疏　　楊一清

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 勅令文武羣工同加脩省次日臣又欽蒙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繩愆糾違之章矣然實未有可繩可糾之事亦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奏言官不敢論列 皇上無負於天而羣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

等職在密勿若先事論列似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開陳令觀羣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秪應故事立新奇之論者窒礙難行閒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罷是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詔以文而已竊謂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爲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自古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爲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爲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聞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

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毁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德以弭之則轉禍為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曰舉賢才以充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為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宜令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

俗則小過不須計才略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
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
人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乏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
大臣科道集議今四方多事孰為濟險應變之才四
夷侵凌孰有折衝禦侮之略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
下之安危者誰歟有若人焉今為置之朝堂以備緩
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為
傳舍以官廨為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
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盖灼有所
見豈獨巡撫為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可責其成

因襲之弊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稍釐革宜仍令專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路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今小民之失業甚矣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黃放白催比比皆然部徵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濬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地方頻年遭

水飄蕩屋廬渰沒人口今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
勑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
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有收止徵一半以
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
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糧蠲其半
租秋糧待秋成時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
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
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圵直隸及各省十分
貧難地方所蠲錢糧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
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
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糧或折作價

沈魯

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賠之弊貽帶徵之
害以負　皇上寛恤之恩其他軍需料物歲徵月派
源源不絶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
之不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從省稍紓民難至於直言不聞尤今日喫
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職　陛下令其
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不上聞則伏奸慝何由而知讒諂面
諛之人進矣然不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
言若知之而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
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勅各衙門大臣

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心以匡正之勿以有所觸忤輒爲忌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即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必包含不加譴責則直言上聞官邪必糾民隱必達于以廣四方之視聽于以決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已於上羣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不但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懼災脩省疏　朱鳴陽

臣等切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格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乃於　大祀廻鑾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實則
天為雖曰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
尤專咎徵所形而指示之機特顯臣等反覆思惟妄
意揣度典禮失中歟直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
縱失歟外戚驕盈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足召
災況玆數愆各有指驗臣等請為　皇上備陳之項
者所論典禮申私情則有傷於大義尊　皇號是反
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
人心以為非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
其釐之宮乎踰禮故也漢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
齊尊火焚其所居之鴻寧殿今玆之火切近清寧上

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體不可踰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爲惕然雖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效此其尤爲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救凡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近日以來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襲蒙蔽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此蓋其一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流閑進雜遝之途方塞而幸隙大開文希京官武圖世襲皆藉興邸爲詞不知

公義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而鑚刺猶復自如是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淫官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據敕建寺宇孰非塗蠹民膏而其實人產業一皆攘奪民利必須盡數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稍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名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贊教之以禮慎始防微之意不為不至乃若指揮邵喜雖聯戚屬宜抑其踰分之求以全其始終之懿今也求房屋而輙與房屋求莊田而輙與莊田賞賚過多 恩寵大

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又其一也至於綸音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佞幸間得轉移而聰明間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旨意多不由於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宜潛操默運以致旁落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狥乎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不用矣希進者恃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宮掖之私始妄請求

貴近侍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
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
災之所自由知禮之所當慎不必强加夫　皇號而
必先端其本原聽納無倦容受必弘大號渙汗而不
渝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之勢杜僥倖進取
之門興邸臣僚除原係科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
者不動外其餘納銀等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
因比例陞授職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
出或量减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戶軍旗見
註錦衣衛者另改在京別項衛分各處寺宇并各家
財產及賞過邵喜房屋莊田仍　勅法司并戶工二

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祖產新產盡數抄沒已賞過者仍令還官房屋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科其寺宇亦乞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已足以回天意而庶政交脩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陳言脩省以弭災異疏　何孟春

臣聞二氣不和必形於災異五行或變莫盛於水火火出為風風稱號令猛風非號令之恒水騰為雨雨象恩澤驟雨非恩澤之正有一于此謂之咎徵　陛下聰明睿智承　祖宗丕基嚴恭寅畏受　皇天眷命爰自踐祚詔頒天下歡動海隅諸福百祥所宜駢

集然茲改元之歲正月火乘春木而內禁爲之災是火性不炎上也七月水泄秋金而舊都被其害是水性不潤下也風雨助虐抑又甚焉何也臣稽古驗今諸凡此類皆人事感召之所在　天心仁愛之所歸也今春京師災異臣方外遠竊伏思念　陛下初政誠美中間豈無召此之由而令根本重地乃有此災其未然而預告者乎其已然而當驗者乎　陛下遇災知懼引咎自歸避正殿減常膳致齋積誠祈告天地　宗廟　社稷痛自省循兼　勑兩京文武臣寮同加脩省上思以答天心下思以慰物望此商王高宗之所以底中興也臣才猷未効於平日位次忝

居於大臣備省之餘其敢無言以獻萬一臣伏覩
陛下今降勅諭謂此災異由於政事乖違刑罰不中
民困未蘇國是未定是誠有之　陛下盡亦求所以
乖違而不中以致未蘇未定之所由乎臣伏覩　陛
下年來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多矣書云
令出惟行弗惟反人君發號施令其可二三而今有
朝更而夕改者賞用酬功非功則人罔懷恩罰當懲
惡縱惡則人罔畏法而今有私進而倖免者　內批
與外議每相枘鑿續降與前　詔自作方圓法曾禁
止未踰年而復見施行事已停除不朞月而重增條
貫有司將何據守天下於何尊信　陛下試取登極

以來降出　綸音反覆考之各衙門之所執奏諸言
官之所敷陳　陛下嘗嘉其言有理嘗許其說得是
或槩批以是答以知道及後畧不措意所行且與背
馳之事何可勝數部院科道進呈章疏危言正論無
非欲裨　陛下更化新政而　陛下謀移始慮内啟
多門意向既從他請則答曰已有　旨曰已屢有
旨曰成命已下其如外議何指揮已入衞言則答曰
罷曰不准或遂從寛或仍免查究其如前　詔何臣
所謂號令之失其恒恩澤之非其正者　陛下試於
此而考求之則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蘇國是
未定之所以然睾了然於　淵衷矣　陛下既知其

實自當改從外議一依前　詔脫再涉疑令各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各將曾經執奏敷陳已上奉到　旨意事宜再行斟酌擘畫備開款目奏請區處　陛下付諸參預密勿元老詳勘以　聞斷而行之　天鑒日臨誰敢獨爲上拂　天心下違物望之議萬分一有舞文巧詆覬饕奸竊不肯守法奉公勉脩職業人等出乎其間事發於內則罪在臺閣官事發於外則罪在府部院寺科道等官　陛下明施嚴憲無少宥原天下後世其誰不服　聖明威斷　陛下躬上聖之資履中興之運令必行禁必止成畫一之政立悠久之規特其權綱挈其要領使薄海內外咸遵

一軌以光丕業以保眷命以延億萬年太平之祚豈不休哉古人有言脩德所以勝妖雖禍可轉爲福商王高宗不得專美於前臣有望於　今日惟　陛下留神聽覽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懼災脩政疏　　劉瑞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地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一次案呈到部臣等切見南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荒災視諸省尤甚去秋以來饑饉日甚一日流徙成羣死亡載道至人相食哀號之聲顛沛之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

可謂非常之變矣仰賴　聖慈　詔旨屢下帑藏數頒深切憂勤亟為拯救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日地動者再雷電交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雷不宜震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于南京此何地也震不于他日而獨于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不驚愕蓋南都天下之本也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不敢汎舉謹條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

其一多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於查盤倉廩空

於士馬民間之富十室九空況益之以水旱饑饉公私俱困幸蒙　聖慈撥賜鹽銀十萬兩又給賜銀七萬兩江北淮揚等處亦給賜銀三萬兩恩至厚矣殊不知江北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江南者動以萬計若三萬兩給之其何有濟況水旱之餘牛具種子一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伏願　陛下一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村賑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目前之急更爲處置牛具種子以爲日後之資庶乎瀕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石銅錢

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外嘗以荒告
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
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於一城
祖宗救之如是其急況今日之災傷重大者乎惟
陛下念之　其二嚴督逋賦運者軍儲告乏矣　朝
廷納守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羣情大悅然乃
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不可再也
議者謂備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
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糧長
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管糧者又從而縱之
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

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
遥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耳又何望其救燃眉之急
哉況今南畿告荒軍士之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
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
念軍儲　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
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糧長則盡其田產賠償
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所司則量其多寡
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
未之有也逋賦完則倉庾充溢而軍儲不乏矣　其
三督察賑濟官員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
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

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況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效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殘自便不恤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糧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賊也即奏行罷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庶人心警畏不至害事而殃民矣　其四脩祭告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民請命盖君道之當然也

神禹成功九山刊旅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祭之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傷廣矣饑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 朝廷畧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 陛下懷畏天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齎香幣告于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爲民請命則 皇天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不生民生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泰山弘治中南京大風拔木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傅等祭告 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今民之災可謂極矣惟 陛下念之 其五謹戒備饑

寒者盜賊之源也戎兵者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應倉卒之變法不立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饑寒甚矣盜賊可憂也蓋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不獨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　勅南京內外守備參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豪之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糧盡於買頭做工偏於窮卒悉皆埽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人抽十千人抽百萬人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伍操練以精其能賞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訓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衆約束明簡如岳飛而能不犯秋毫庶幾武備日脩

兵威日壯倉卒可恃矣雖有宸濠之叛逆劉六劉七之橫行不足憂也　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特循於政者耳其大本則原於　陛下仰惟　陛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雪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　天子相為流通者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疾風暴雨伏願　陛下善事　天地如事　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之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以惜天下之財諫行言聽以來天下之善齋醮無益之作也不以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吾民爵賞刑罰一付至公而奸巧之徒不敢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期時而自時鬼神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　天意之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犬馬之誠千冐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省　聖躬以答　天戒疏　　郭宗皐

邇者流星為變事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聞久矣臣不敢贅臣竊惟　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懼以思　天意之所在又不知當何如籌度以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敷陳愚悃以求不負　聖君緣　皇太子故意　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比見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　聖人之

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冐死上言天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而為之應者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的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脩道為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於已俛焉以身當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則天心眷顧將亦消于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喻其故若能起敬起孝齋栗周旋於傍有不底豫者寡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之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哉　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也

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已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之事爲足應而圖之於遠不以前人紛紛牽合附會之說爲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涵偏覆之量益隆謙冲虛受之德益崇易簡寛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充養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信也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誠再望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讜以備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爲億萬年無疆之兆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脩省陳言以副 聖懷疏　　顧溱

近該南京通政使司手本內開嘉靖三年二月十五日欽奉 皇帝勅諭備述災變戒勉文武官員同加脩省以承和氣者臣等伏而思之 陛下之言及此是即古先聖王克謹天戒以康兆民之心也天地鬼神其實臨之臣等請為 陛下條舉而疏陳之可乎蓋變不虛生以類而應故人事一失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自古至今其理決有不可易者 勅曰政教有未明信也蓋今日之政莫有急于軍政與夫荒政者何也為軍將之情未通也為士馬之力多耗也食糧則積案盈箱臨事則空伍離次勇力者盡投

於權門厓羸者僅見於執戟所養非所用也所用非
所養也竹鎗木刀倚為長技露體空腹目為勁兵此
今日軍政之弊於留都者如此三年九年既不能積
之於平日達權濟變又不能善之於臨時粥可鬻也
行於一鄉一邑則可羣列郡之窮民而鬻粥以養之
可乎行於時秋時冬可也行於春焉夏焉可乎來可
給也或以五日之殘喘而待十日之所養錢可散也
或以十日之所費而收五日之所復勸借則貧富皆
窮而富者或不借移粟則轉輸不繼而養者非所養
籍名則強者上弱者下而里書之弊橫生漫賑則近
者來遠者集而作僞之風延蔓聚之或不能散散之

或不能聚任非其人則惠填溪壑籌非其策則尸丸丘山此今日荒政之弊於東南者如此今之教莫有甚于邪說之為害者師生之情既竦而紙筆之文太勝朋友之義既薄而虛空之習已多閉目搖頭妄稱道學異言異服扇惑人心或駕言周孔而行多盜蹠或詆忤程朱而跡似癡狂或公論不容而故下奇着或議禮多險而脚踏兩邊或厚餽士人而汲引之心勝或肆筵致餞而僕隸之膝輭堂官首領攘背喧呼而體統甚乖暮夜青天舉動卑汚而倡優為狀由捷徑則廉耻掃地索高爵則鬼媚欺天道學實為僞學比黨成為惡黨此今之邪說之為禍於士林者如此

勅曰刑罰有未明信也蓋刑所以飾怒耳惟公則刑一人而天下知所懲賞所以飾喜耳惟公則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夫何京師大辟以神術而連歲滋出入之望留都大辟以故慢而小吏得以移故殺之權衣裳在笥而傳陞乞陞之禁未嚴甲第連雲而　賜宅　賜莊之　旨未息御史馬明衡等雖犯忌諱適足以明　主聖臣直也而未見矜恕禮部尚書汪俊不為迎合實足以見愛　君以禮也而徑為賜歸壞朝廷勸懲之典貽萬世美刺之譏此今日刑賞之弊于天下者如此不殺賊則屈死之魂不散不鋤强則弱者之情不通謟諛行則骨鯁棄狙詐長則直諒消

願忠者或以欺名愛國者或以忤罪權勢熾而寔素走　君門遠而事情鬱府部以顏色之厚而應死者每不死郡縣以囹圄之滯而宜生者常不生桎梏嚴而情法不應紙筆勝而出入多頭或曾參而蒙殺人之名或盜蹠而得伯夷之譽此今日冤抑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者蘇松以北徐淮以南窮困之情誠可痛哭去年無春既又無秋今麥苗盡死又無春矣嗚呼值此三者小民何以為生哉故或鄉井背棄或兄弟相離或夫棄其妻或父遺其子向也食死人固以求生今則食生人初不待死白骨轔轔飛烏不集氣息奄奄啼聲不揚不止如鄭俠流民之圖也方今

聖德當天澤又下究但賑濟之銀屢頒而實惠未流蠲免之書每下而催徵如故官司之勤惰相錯而里書之開報未明況至荒之處以賑濟爲先而蠲免爲次次荒之處以蠲免爲先而賑濟爲次然蠲免須蠲於未徵之先而賑濟須賑於未死之日及其既徵而蠲蠲者何事既死而賑賑亦何爲其間蠲非所蠲賑非所賑又有不可言者款簿書則惠何稠叠求實惠則名固太虛此今日窮困之情誠有如 勅諭所慮者雖然政教也刑賞也寬抑也困窮也四者之中尤以政教爲要而利害之説豈出四者之外 勅曰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然利弊不相離本相尅者也

弊革則利興弊興則利革非弊之外別有所謂利也今日之利弊臣等謹按　勅諭中再申明之冗食之患除則食糧者皆用力買閑之患除則用力者皆勇士人力既齊則馬足自健將帥既良則下情自通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軍政者如此執一者執一以害一融通者通一以利二故可粥則粥而不泥於錢可錢則錢而不泥於米理先蠲免則賑濟在所後理先賑濟則蠲免在所後簿書之弊革則籍名者皆窮民淹滯之弊革則霑惠者必救死勤者既勸則惰者思奮立法有人則用法斯善此弊革而利興於荒政者如此體認之功多則空虛之學廢大道之門闢則捷

徑之路塞申明目張膽之氣則閉目搖頭之習自亡崇法言法服之教則異言異服之術俱息道德一而推兩端者遠心跡明而下奇著者去崇節義則輭膝自疆尚廉耻則市道亦歇惡黨一破善類必揚偽學既消正學自長此今日弊革而利興事教化者如此不通關節則京師大辟何以滋出入之望能閒故慢則留都小吏何以移生殺之權立論在言官采擇在陛下也寬忌諱則正氣作司禮在宗伯斟酌在 陛下也畧從違則大禮平嚴傳陞乞陞之禁則封爵貴慎 賜宅、賜莊之 旨則 國用足此弊革而利興於刑賞者如此誅賊所以明冤鋤強所以助弱息

壬耶則忠義何爲不揚略權勢則實素何爲不作顏色希而後公道信囹圄空而後生意多此今日弊革而利興於寬抑者如此戒情則勤者益奮退私則公者益進去固則惠流去偏則澤徧去刻則政平去名則實大去爲禮之非禮則俗正去爲利之非利則財生今日江南之地民窮極矣而風俗之太侈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婚喪酒食衣服無益之費不下數萬須要裁省去後有仍前過侈者嚴加責罰以厲風俗立爲永制江北之地民窮尤極矣而麴糵之爲害如舊也大率一歲之中淮安以百萬石之麥爲麴當耗天下一千萬石之米今者官府或平價相買或勸借

一半賑散饑民仍嚴立禁約時下不許作麴作酒販載出入以濟饑荒不為常例如此則今春無麥可以有麥今春雖饑可以濟饑此弊革而利興于困窮者如此雖然生變弭災固出於以上八者然此猶有說焉蓋京師天下之本也　朝廷四方之極也今日朝廷之上其弊多在於相擊而成災耳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攻君子林評事彭尚書之言進則言路閣宏之謀立史道曹嘉之說上則閣下虛大禮之議黨類立而綱常亂　國是搖而天下擾皆足致變故天變于上而天道不清地變於下而地道不寧饑饉死亡了無停息者是豈無所自

哉故攻小人不如處小人處小人不如化小人然時攻而攻時處而處亦謂之化攻君子不如畏君子畏君子不如愛君子然不攻而畏不敬而畏不謂之愛與其攻人不如自攻與其自攻不如自化化之者未有不動人者也然而握其樞以運天下者頼有今日聖天子在上建禮樂中和之極立天地綱常之主但議禮之家主禮以寓情者如禮部等衙門尚書汪俊等主情以議禮者如刑部主事桂萼等桂萼取来京矣至於汪俊則放之使去然後前日之議即在 廷集議之說也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建室稱考之議顧無輕為動作以為 陛下大孝之累蓋禮得則尊者

愈尊禮失則尊者反卑禮官執奏必有說耳今夫常人之家禮有應得雖道傍之人亦從而奉承之況陛下乃天下之父母也惠澤威福孰不愛而畏之乎借曰甘奉承常人而不奉承　天子罪當萬死雖至愚不為也觀此亦可以亮俊之心矣伏望　陛下復回汪俊還其舊職令其與在　廷諸臣從容詳論諸臣執禮於下　陛下持平於上務使情不掩禮禮不間情綱常之主既立中和之極乃建萬世之與一定兩宮之好益深父子之名既正　祖宗之靈皆安君臣相和朝野服習王教之首既端諸福之物皆至兩暘時日月明而天道以清山川固禾黍多而地道

趙其

以寧於此而災不弭沴不消和氣不感召以副　陛
下終夜惶惶憂軫元元至意者未之有也所有條奏
事宜臣等謹乞　勅下該部集議立為前件施行其
事關　陛下者恭願　陛下留心焉

實脩省以回天意疏　　蘇信

臣等聞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或先事而兆見或
當事而垂戒稽之洪範證之春秋明有符應天之示
人者顯而其相與之際不誣也竊思正德年間羣奸
相繼用事播弄威福蠱惑　先帝之心政出無經
國是顛倒諍臣罹禍小民怨嗟當時災無虛日天下
咸曰致之者逆瑾彬寧之徒而善言天者亦以為誠

然也幸遇　聖明御極進賢退邪誅惡鋤奸民隱吏
治興革得宜言路開而　國是明　恩詔布而人心
悅固宜和氣致祥　天休滋至矣夫何災異相仍年
滋月甚有如　勑諭所言及前後天下之奏報者其
故何耶臣等有以仰見上天之心矣蓋其仁愛之至
責望之深固不以吾　君既聖而或已也夫人君者
天之宗子也天之愛君猶父之愛子君之事天猶子
之事父　陛下禀大有為之資荷　上天無窮已之
愛其所以遇災而懼思以轉災為祥而盡事天之實
者無所不用其至也茲者　勑諭之文深思上天示
戒之故民情政體詳示中外事天之實似亦無不盡

者伏覩之餘不勝忻躍之至尚何憂天意之不可回
哉然愛君無窮臣等至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臣
等之職亦臣等脩省之實也今或言矣而未行或行
矣而未盡使於此默而不言則有以廢其職而所以
脩省者皆虚文又何以仰答吾　君事天脩省之心
哉臣等請得而盡言之蓋脩德所以事天也　陛下
文華殿之講固有日矣今則　經筵之輟已久而
賜召之命未聞則脩德無其本勤政所以事天也
陛下奉天殿之御固先曙矣然而章奏之進雖多而
親覽之功尚少則勤政無其要經曰官不及私昵惟
其能今則錦衣多授於近幸而爵賞之柄以濫用之

失宜者有如此傳曰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今則言官每急於外補而遠竄之路復開取舍之失宜者有如此廖鵬惡浮錢寧猶作疑獄李隆禍階邊閫不即顯誅刑之未當者如此南京科道等官章疏之進事或連於內官太監例該迴避也而每有守備會議來之　旨戶部主事羅洪載之事罪實起於逆瑾錦衣衛例該迴避也而頃者有拿送錦衣衛打著問之旨政之未當也如此南京馬快船之差例有定數今則張虛聲而裝載私貨任意多添莫能禁止而沿河之夫役益困矣南京神帛堂等戶舊有定役今則託逃亡而影射富豪用計包占莫能裁革而平民之戶

役愈重矣此皆利弊所當興革者也臣等職司起居罔知忌諱惟以　九重脩省之實誠有在於此者故敢冒昧言之伏望　陛下特賜采納而施行焉則脩省之實以盡而所以事天者無不實也將見德澤旁通吉康臻至然後　天意可回災異可弭矣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務實德以荅天戒疏　　彭汝寔

臣等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誠不以迹三王以還莫之能違也邇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天之變於上者累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之變於下者亦累矣羣小漸張盜賊公行萬民失所下至草妖木異

之屬非時失節人物之變於下者亦累矣三變頻仍庶徵攸咎真可畏也昔人有言怒予之天猶可爲也忘予之天不可爲也然則今日之災異譴告是雖皇天震怒而其仁愛之心亦惓惓已於此而不亟求所以應之之實誠恐天之終爲予棄如秦漢末世也近自閏四月以來伏覩皇上再下交修之詔固已極遇災而懼之心咎在臣等失職尤宜遠賜罷黜矣是故上下之忠邪未辨朝野之三空未紓迎合叛禮者不禁養寇資亂者未戮長鯨巨鯢多得漏網賜莊乞第多無厭足此皆臣等不能明目達聰之責也臣等顧賜罷黜以爲進賢退不肖之倡庶可以

助　皇上省災之誠而或足以仰答　天心矣至其
淵默靜深之地所以感召而流通者則不能無望於
陛下之身心典學也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亦惟其職之大小爲責耳望　陛下念省驗之
係於日月者瑣細而分省驗之係於一歲者重大而
要所以存心爲出治之本講學爲明心之功者時不
可以寒暑而回也地不可以幽顯而殊也人不可以
疎近而別也　皇上英睿中外稔聞嘉靖改元亦已
再歲而春秋之進已逾志學矣豈可徒具堯舜之資
而不務堯舜之學乎側聞　經筵所講者不啻如過
耳之好音問難略無恐不可以言得也黃閣票擬者

不過付文移之批答　召對不聞恐不可以言師資
也近見先少師李東陽所記燕對錄皆我　敬皇帝
與二三元臣及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日相商確時政
之大者凡諸司題奏質問可否令各擬票　面賜裁
決親御　宸翰批而行之以及都察院大臣莫不詢
其政務久或移晷多或連日藹然家人父子之情故
自弘治以來深仁厚澤至今四方歌誦不已者皆有
得於　召對講求之功何近日高拱深居付諸臣以
文移而　召對之不聞也狎近羣小而親賢樂諫之
不聞也惟其本諸身與心者無復實學是以行政之
可適用人之可間皆有所不能無者矣燕閒虛靡於

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二彥諸張乃得緩死天下所切齒也李隆蘇縉俱得無恙志士所扼腕也齋戒之日擅打強撞斛面者誠不可也而修省之時鎮撫以報復窘辱主事羅洪載可乎巡司小吏抗違中貴若有罪也而內臣夾帶私鹽越度不問以至挐解巡檢陳景貴可乎崔元狐媚蓋羣奸之赤幟百凡夤緣者多矣乃敢謂止因家人而繞一囑託乎蔣輪狼貪蓋戚里之谿壑既得富足矣乃敢以非類之子而上祀典廟乎昨者災異上言如禮科等科給事中張翀劉濟等所論近日得失切中時弊皆我　皇上所宜極力俯從者也卻乃照常批答真可為長太息也凡若

此者不能著實修舉而欲望　天意之回人心之感亦已後矣臣等私憂過計莫知所言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仰承　天意凡聖學之所未脩時政之所未當銳意興舉則　天意之不回人心之不感臣等所未信也

皇明疏鈔卷之二十一終